

睽違30載張照堂再來港 用鏡頭捕捉歲月之旅

■ 攝影大師張照堂

台灣現代攝影之父張照堂以其充滿鄉愁、憂鬱及荒誕色彩的攝影，改寫了整個華人圈子的攝影發展，於2011年更獲頒台灣最高文化榮譽獎項，是繼朗靜山後第二位獲得此殊榮的攝影師。已年屆75歲的他應光華新聞中心邀請即將來香港舉辦《歲月之旅》張照堂攝影展，時隔約30年後第二度來港舉辦個展。他在專訪中表示，他用相機捕捉到的，除了是他自己的歲月、被拍者的歲月，也是台灣的歲月。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張照堂憶述，上世紀80年代他曾應香港劇團「進念二十面體」邀請在港展出，此次是第二次來香港舉辦個展。「當時是（有香港文化教父之稱的）榮念曾邀請我去，反應很不錯，可能因為香港人覺得我的照片比較有創意吧。」他說。

「歲月」一直是張照堂的關鍵詞。由60年代一鳴驚人的作品發表開始，他那種親切又疏離、荒謬中具諷刺，不同於沙龍、畫意的攝影，一直被視為台灣那個歲月的精神面貌反映。但具體將「歲月」視為自己創作一部分，其實是始於他2005年在台南藝術大學任教紀錄片時寫部落格。「當時開始寫blog與學生對話，就開始以《歲月》為每一篇blog的標題，由攝影談到其他文化、藝術。」

作品透視寶島歷史

此次在香港舉辦的《歲月之旅》展覽是之前日本同一展覽的延續，再額外加了一點照片進去，以張照堂70至90年代期間在工作、旅行期間拍到的照片為主。張照堂解釋何謂「歲月之旅」：「想得浪漫一點，每個人的人生就是一個旅程。對我自己來說，當時是青春歲月的旅行，對被拍者來說，

■ 《竹北》，1984



■ 《嘉義 阿里山》，1990



■ 《基隆 鼻頭角》，1990



■ 《宜蘭》，1980

老照片再難複製

因此，他認為，70至90年代拍到的，在今天已經很難再拍得出來。「90年代之後，社會變化太多。90年代之後，台灣開始現代化。現代化的世界缺乏感情，比較冷漠和疏離。現在的人很難拍，拍他的話，他們會很緊張，甚至生氣。以前的人不會這麼抗拒讓你拍他們，尤其是熟悉的人，還可以趁他們不注意的時間抓拍他們。當然，我有時也會刻意在照片保

留一點距離感，不說得那麼白。所以說自己能早一點投身攝影，其實還是很幸運，因為拍到了和現在不一樣的「世界。」

張照堂自言在香港沒有拍過太多照片，在他看來香港和90年代後台灣出現的變化很相似。「香港人也是比較冷漠、疏離，有點非我族類的感覺。」

隨心而拍淡泊名利

雖然獲得過無數獎項，張照堂卻堅稱自己只是業餘攝影師。對於藝術市場攝影賣得愈來愈高價，他並不關心。「當年去電視台工作拍紀錄片，那才是我的正職，在電視台工作收入比較穩定，因為只靠攝影很難維持生計。現在多了人從事攝影也是好事，現在台灣也有攝影美術館了，比較可惜的是學校還沒有攝影系。」

沒有職業畫家的包袱，張照堂說自己一直都是隨心所欲去拍，也就是他「隨時走路，即時在場」的攝影思維。他解釋：「我不像職業的，他們會選定一個主題去不斷拍，因為拍好了就有人買。」所以他也沒有設定目

標給自己。「其實就算是以前的題材，我也不能很準確說自己是在拍什麼，看到感興趣的就拍下去，我拍的是人，拍的是生活，不為單一的小主題去拍。」

如果真要說創新上的新可能性，張照堂直言數碼化相機的確導致了心態上的轉變。「70年代時我是有意義的創作，現在是無意識、潛意識的記錄。因為環境改變了，心態也轉變了。反正以前也拍了很多有目的，現在有時也會無目的地拍。」

他繼續解釋：「以前用底片相機，拍一張照片的成本較高，所以很慎重，等到最好機會才拍。現在相機數碼化，可以拍很多無意義的小事，但組成一個系列展出也可能會變得有意思，例如拍街角的廢物、拍有人在巷子抱住一桶水，你以前用底片相機一定不會拍，但現在可以，拍了後整合在一起可能還展現了一個城市很多人平時忽略了的整體精神面貌。這也說明了攝影未來依然有太多新可能性。」

雖然在創作上有新的變化，但無論是內容甚至表現形式，張照堂看重的一直是攝影照片的深度。「就算有了手機攝影功能，它也只是工具，製造樂趣，不是攝影本質的東西，最重要的是想法、深度。就算是沙龍攝影，如果它能反映生活、社會面貌，當中有寫實的基礎，也有它的深度和價值。」

畫家林天行：中西合璧創獨特畫蓮風格

香港明畫廊於即日起至11月1日舉行水墨畫家、香港國際藝術交流協會主席林天行的個人畫展《蓮說》。林天行日前出席媒體導覽時稱，其畫蓮二十載從未有重複之作，融合中西方繪畫特徵獨創畫蓮風格。

「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展覽《蓮說》靈感便是來自宋代周敦頤的《愛蓮說》，展出林天行於2016至2018年間創作的逾30幅作品，其中大部分為首次展出。

中國水墨畫蓮向來筆墨疏淡，林天行畫蓮，受西方現代美術思潮、尤其是法國印象派畫家莫奈所畫的睡蓮系列影響，所以他另闢蹊徑，保留傳統中國畫筆性運用之餘，融入西方繪畫的濃烈色彩，力求營造強烈視覺衝擊。

在諸多醒目的豎幅作品中，林天行指着一張尺寸較小的畫作告訴中新社記者，「這是我最近得意的作品」。這幅畫在墨色中盛放出一朵潔

白蓮花，周圍以綠色、橙色加以點綴，林天行說那是池塘，由上而下傾斜的紅點則是風中飄下的雨點，「不是有首唐詩『東邊日出西邊雨』嗎，陽光中喜悅的甘露，我畫的就是這種意境。」他解釋道。

生生不息，慈悲喜悅，也是他對蓮花品質的解讀，所以他畫蓮，是為藉此闡述生命並表達崇高敬意，也寄託回望故鄉福州的思念。

在他福州的家後面不遠處，有一座主峰叫做蓮花峰，「中國如今發展飛速，可滄海桑田中那座蓮花峰從來都沒有變化。」這給他一種有如永恒蓮花生命不敗之感。

寄情於畫作的能力是山水教會他的，林天行在15歲時曾先後跟隨兩位老師遊歷中國13個省寫生。他至今記得那是1979年，他與老師到安徽黃山畫山水，小住幾日才離開，「當車發動的那一刻，我回頭看身後的黃山風景，落淚了」，山水令他動情，也教他學會寄情筆墨，「那天之後我學會了創作」。

談及未來創作，林天行說，他未明確繼續畫荷或是蓮，也可能還會畫香港的山水。已三個月未提筆作畫，他卻並不心急，堅持每天用1到2個小時練習書法和看書，相信花費的功夫都會不知不覺流露到作品中，那時便「功到自然成」。

文：中新社



■ 林天行與作品。

費爾南多·普拉茲香港首度個展 透視大自然

智利藝術家費爾南多·普拉茲（Fernando Prats）費爾南多·普拉茲的個人展覽「Nature Paintings」將由11月14日至2019年1月25日於香港紅門展出，展中將首次展示藝術家的「鳥畫」（Painting of Birds）系列創作。普拉茲因其獨創的一套嶄新並別具個人風格的繪畫系統而頗負盛名，並於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代表智利參展後享譽國際。普拉茲的獨特繪畫方法是擺脫畫家日常所用的繪畫工具，創作過程打破常規，透過源自大自然的元素，創造不可預期的圖像。

普拉茲將多種自然動態，記錄於煙熏處理的畫布表面之上，此些自然動態包括動物的動態、強勁的海浪、地面發出的震動，甚至從地底噴泉噴發出的水印（一項特別承蒙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支持方得以完成的項目）。法國理論家保羅·阿登（Paul Ardenne）形容普拉茲首創獨樹一格的「繪畫新方法」，不但彰顯大自然無形的美，更透視現實中環境具毀滅性且變幻莫測的特質。

紅門創辦人及總監Adriana Alvarez-Nichol稱：「我們非常興奮今年11月能夠將費爾南多·普拉茲帶到香港，首次呈獻《鳥畫》這個迷人的系列這些作品與亞洲尤其息息相關，與道教主張自然破壞和創造之間的平衡，以及對宇宙中無形聯繫的理解，有着根深蒂固的

關聯。隨著我們持續面對嚴重的環境問題，普拉茲的作品與我們之間的聯結更甚以往。我們認為藝術作為處理此類問題的管道，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希望費爾南多·普拉茲的作品能夠帶給人類和社會與生態系統關係的新視角。」

在著名的「鳥畫」系列當中，藝術家放手讓雀鳥自由任意地拍動翅膀，於煙熏過的畫布表面留下深刻而有節奏的印痕。通過一個介乎抽象與序列攝影之間的過程，把雀鳥的動作即時地凍結，捕捉一種線性圖樣，呈現受控制同時又隨機的動作圖案。據介紹，創作時，藝術家在畫布的周圍建立一個結構，讓雀鳥在一張網與一塊平面支撐之間自由飛翔。雀鳥拍動的印記在數分鐘內產生，如此製造印記的條件佈局，是透過藝術家的精心策劃。類似的創作情形，是普拉茲多組精彩艱巨的系列作品中常見的母題，此次展覽亦會展出由瀕危物種野生安地斯禿鷹介入而完成的行動繪畫。

費爾南多·普拉茲則分享：「我的作品其中一個關鍵是與土地的直接聯繫，我的家鄉智利和亞洲，尤其是與香港，存在着一种象徵關係。這樣的象徵關係源於兩者險峻的山形地勢和澎湃的海洋，以及自然災害所帶來的影響，乃至這些元素與時間的沉思相關聯。於紅門首次舉行在香港的個人展覽，能夠延續我的作品系列，展現自然作為提供不斷變動的能源，反映我對大自然的理



■ 《鳥畫》，費爾南多·普拉茲，紙本煙熏、鳥翼拍打，195 x 130 厘米，2016年，藝術家及紅門（Puerta Roja）提供

解。」

藝術家將在香港畫廊協會假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行的座談會「向上看：於新連結與斷裂時代重繪香港藝壇」期間，於11月16日現場即興創作一幅「鳥畫」新作，在描述他即將進行的現場創作時提到：「煙熏過的表面能敏銳地捕捉雀鳥的印痕，將動態轉化為能量的接收器。當用雀鳥拍動翅膀的動態進行繪畫的時候，你所看到的是飛行的設計、一個象徵，和分解構圖的行為，雀鳥的動作瞬間變成記憶的痕跡、一項記錄，和一種語言。」

文：張夢薇